

罗伯特·彼得森博士，基督论，第 5 节， 教父基督论，第 4 部分，一性论和 迦克墩会议

© 2024 Robert Peterson 和 Ted Hildebrandt

这是罗伯特·彼得森博士关于基督论的讲课。这是第 5 节，教父基督论，第 4 部分，一性论和迦克墩会议。

仁慈的神父，让我们一起祈祷，因为我们将从研究古代教会的基督论转向研究现代神学。

帮助我们用你的圣言检验一切事物，我们祈求，通过耶稣基督，我们的主，阿门。我们即将结束教父基督论，走向伟大的迦克墩会议及其结论，但还有一个异端要处理，那就是一性论或欧迪奇主义。我想我以前没有告诉过你为什么我们这些教授和退休教授喜欢这些大词。

我们喜欢他们，因为他们让我们有工作，因为你们需要我们。一性论与 Eutychius (380-456) 有关，他是君士坦丁堡修道院的长老和领袖，于 451 年在迦克墩被判有罪。Eutychius 教导说，由于道成肉身，基督的人性被吸收并融入神性，因此两种性质都变成了一种新的性质，这种性质现在是一种神人复合体。

这种观点也被称为一性论，认为道成肉身的基督只有一个本性，Monos, Fusi s，而不是两个。所以这使他成为一个混合体，既不是神也不是人。尤提基乌斯的观点基本上是肉身基督论的一个版本。

正如桑德斯指出的，对于尤迪奇乌斯来说，两种本性的意义，引用，并没有产生第三种同样可以识别为神性和人性的物质。因为神性比人性大得多，尤迪奇混合本性的结果不是均匀的复合体，而是一个大部分是神圣的基督。尽管这种观点与阿波利纳留主义不同，但结果相似，因为在这种新本性中，我们拥有压倒性的神性和被淹没的人性。

可能更一致的是，后来的一性论者坚持认为两种本性的结合产生了第三种东西，即第三种东西，字面意思是第三种东西，既不是神也不是人。但任何形式的一性论的结果都是基督既不是真正的神也不是真正的人，这种观点与圣经相悖，留给我们的无法救赎的基督——迦克墩公会议 451，基督论正统派。

451 年 10 月，520 名主教齐聚迦克墩，讨论教会内部持续不断的基督教论争议。教会的大多数主教都来自东方，只有四位来自西方，两位来自北非，两位是罗马教皇利奥的使节。是的，西方的影响很大，这要归功于利奥的《大全》，这是一封在会议之前写的信，后来被纳入迦克墩信经。

与早期的尼西亚信经一样，迦克墩信经的定义（即信经的名称）几十年来一直是争议的焦点。但它从未被搁置一旁，正如布朗所说，它成为早期基督教神学的第二个伟大高峰。它为正统派树立了不可磨灭的标准，因为它以二性一位的经典表述承认了基督的神性和人性。

因此，它拒绝了所有先前错误的基督论观点，并在一系列声明中提出了对基督身份的积极理解。它清楚地区分了自然与人。布朗在关于人方面，它断言道成肉身的积极主体，“同一个基督”，正是永恒之子，他与圣父和圣灵同质，但现在他已具有完整的人性，因此他现在存在于两种本性中，这些本性不会混淆或改变，而是保留了所有属性。

迦克墩信经，迦克墩派的定义指出，我引用这段话，因此与圣父们一致，我们一致教导，我们应该承认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同一个儿子，在神性和人性上同样完美，是真正的神和真正的人，有相同的理性灵魂和身体，在神性和人性上与父同质。除了罪以外，他在所有方面都和我们一样，就神性和人性而言，他是在万世之前由父所生，在末世，因着我们和我们的救赎，他是同一个人，由圣母玛利亚、圣母玛利亚、神之子所生，就人性而言，他是同一个基督，儿子，主，独生子，以两种本性为人所知，没有混淆，没有改变，没有分裂，没有分离。前两个没有是反对欧迪奇主义或一性论的，没有混淆，没有改变。

后两者反对聂斯脱里主义，没有分裂，没有分离。本性的差异绝不会因为联合而消失，而是每种本性的属性都保留下来，并融合在一个位格和一个本质中，

一个位格，不是分开或分裂成两个位格，而是同一个儿子，独生子，神圣的道，主耶稣基督。正如古代先知和耶稣基督本人教导我们的那样，我们的祖先的信条也流传下来了。”结束引用。

迦克墩会议及其基督论主要观点的重要性。迦克墩会议为何重要？因此，它力图总结和解决困扰教会的有关基督身份的所有问题。它力图遏制猜测，澄清东西方之间的语言使用，因此，它充当了防御性的权威声明、原谅我和所有后来基督论反思的路线图。

我希望情况确实如此。我们将在现代看到，它普遍被拒绝，而取而代之的并不是好东西。基督论来自下层，而耶稣只是一个凡人，无论他多么伟大。

迦克墩逐一反驳了幻影说、收养说、形态论、阿里乌主义、阿波利那留主义、聂斯脱利主义和一性论。它反驳了幻影说。主耶稣在人性、人格、人性方面是完美的，是真正的人，同质的，与我们同在，根据他的人性或人性，并且是由玛利亚所生。

迦克墩反对收养论。它主张道的个体存在，引用道的话，道是万古之先由父所生，不是神降临、居住和赋予权力的人类，不是神收养的，不是。子永远是父的儿子，父永远是子的父亲。

形态论将圣子与圣父区分开来，圣父和圣子都被称为圣父，圣父在万世之前就生下了圣子。阿里乌斯派认为主耶稣是完美的神，是真正的神。阿波利拿留派认为主耶稣是真正的人，有理性的灵魂和身体，就其人性而言，他与我们同在，就其人性而言，他与我们同在。

请记住，阿波利那留斯说耶稣取了人的肉体，但没有取人的灵魂。道在耶稣身上占据了那个位置。因此，阿波利那留斯主义否认了基督的完全人性，从而威胁到了我们的救赎，因为救赎主必须是上帝才能拯救我们，他必须变成人类才能拯救我们，他的同胞，如果你愿意的话。

他从来不只是一个人，而是一个真正的人，他拥有了真正的人性。聂斯脱里派认为玛利亚是圣母，即神的诞生者，这并不是为了高举玛利亚，而是为了确认耶稣的真正神性和真实化身的事实。她腹中怀的婴儿就是上帝。

他是上帝的胚胎，上帝的胎儿，上帝的婴儿。难以置信。从这个意义上说，她是上帝亲自安排的圣母。

她是载体，是上帝的母亲，就像玛丽去拜访她的表妹时一样。帮帮我吧。就像玛丽去拜访伊丽莎白时一样，没错，伊丽莎白说，我主的母亲，承认即使她不明白，玛丽，因上帝的恩典，是上帝的使者。

并没有高举玛利亚，也没有让她成为祈祷、代祷、崇拜或崇敬的对象，而是强调她子宫里的婴儿是神圣的。迦克墩派的定义也提到了同一个儿子、一个人和一个存在，没有被分成两个人，他们的本性是统一的，没有分裂，没有分离。强调同一性实际上是令人厌倦的，与聂斯脱里相反。

一性论承认基督具有两种本性，两者不会混淆，也不会改变。每种本性的属性都保留下来，并在同一位格中并存。迦克墩会议是一项伟大的成就。

五点抓住了定义的核心。首先，这是一篇信息，是一篇关于五点的演讲，不是加尔文主义的，而是迦克墩正统派的。对于我的改革派朋友来说，这有点双关语。

首先，基督是真正完美的神和人。基督的神性和人性都得到了同等的保留和强调，以便他能作为我们伟大的大祭司和调解人，为我们赢得救赎。其次，位格和本质被视为同一件事。

卡尔西顿通过这种方式明确区分了人与自然。人被视为一种独立的原则，不能从自然中推导出来，也不能作为两种性质结合的第三要素。当假定人性时，不会产生新的人，也不会产生两个人。

相反，迦克墩宣称道成肉身的人是永恒之子，是神格中的第二位。因此，我稍后会在系统论中教导，基督人格的连续性不是由他的人性决定的，而是由他是

永恒之子这一事实决定的。他是道成肉身之前的儿子，然后他成为道成肉身的儿子。

人类不是连续的。在道成肉身之前，人类并不存在。不仅神是连续的，而且神子也是连续的。

除了他以外，没有任何神性存在。所以，是儿子这个人获得了真正的人性。此外，是人而不是自然成为了肉身。

这就是为什么道成肉身是儿子以仆人的形式做出的个人行为，希伯来书 2:7，以一种刻意、自愿和牺牲的方式。儿子本人是唯一的行动主体和受苦主体。这是否意味着儿子发生了变化？并不是说儿子本人改变了身份或不再是他一贯的样子。

即使作为道成肉身的儿子，他仍然拥有所有神圣的属性，并履行他所有的神圣职能和特权。然而，正如麦克劳德正确指出的，我引用他的话，确实存在着变化。变化的意思是，在基督里，上帝进入了全新的体验和关系。

他以人类的身体和灵魂体验生活。他体验人类的痛苦和诱惑。他遭受贫穷、孤独和屈辱。

他尝到了死亡的滋味。在道成肉身之前，上帝通过观察知道了这些事情。但观察，即使是全知的观察，也比不上亲身体验。

这就是上帝化身为人所带来的，是作为人的真实个人体验。唐纳德·麦克劳德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他虔诚地说出了这些话。

第三，基督的人性没有自己的本质或位格。它是非人格的，因为上帝并没有降临和居住在一个人身上。基督的人性没有自己的本质或位格，这意味着如果儿子没有进入玛利亚的子宫，耶稣就不会存在。

如果圣子没有进入玛利亚的子宫，耶稣就不会存在。没有这个神圣的行为，就不存在任何人。但由于这个行为，圣子从永恒就具有神性，现在为自己增添了人性，具有全套人类属性，这使他能够过上完全人性化的生活。

然而，他并不完全受制于人性。正如费尔贝恩提醒我们的那样，这就是为什么教会的教父们说上帝之子会以上帝的身份做一些事情，以人的身份做一些事情。同一个人会做一些适合人类的事情，也会做一些只有上帝才能做的事情，甚至只有上帝才能做的事情。

但做这些事的人是同一位神子。因此，耶稣远不止是一个被神子居住的人。他是神子，以人的身份生活在地上，以主的身分完成我们的救赎。

迦克墩的其中一个含义当然也符合圣经，那就是每当我们回顾基督的一生，并问：是谁做的？是谁说的？是谁为我们受死？答案永远是一样的。上帝之子。为什么？因为行动和做事的不是神性或人性。

相反，是圣子通过他的神性和人性行事。圣子诞生、受洗、受诱惑、变形、被出卖、被捕、被定罪和死亡。圣子为我们流血，以确保我们的救赎。

正是在圣子身上，上帝所有正义的要求都得到了满足，因此我们的救赎最终是上帝的。圣子也从死里复活，现在作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统治着。麦克劳德，我再次告诉你，唐纳德·麦克劳德的书《基督之人》自出版以来一直是我的标准必修教科书。

再次引用他的话，“在他，这个儿子身上，上帝提供了甚至成为他所要求的赎罪。在他身上，在他的肉体里，在他有限的生命、有限的身体和有限的人性中，上帝处理了我们的罪。他是一个人，但却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人，这并不是因为他的人性在任何意义上是无限的，而是因为它是上帝的人性。在他身上，上帝过着真正的人性生活。” McLeod, *基督之人*，第 190 页。

第四，没有两种性质的结合会掩盖任何一种性质的完整性。在道成肉身的上帝之子身上，创造者与生物的区别得以保留。没有性质的混合或属性的转移，交流 *idionatum*，产生某种 *tertium quid*，某种第三种别的东西。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两种性质只是并列的，没有接触或相互作用。

相反，属性的转移是两种性质的属性在一个人身上共存。这就是为什么圣经说道成肉身的神子可以同时支撑宇宙，歌罗西书 1:17，赦免罪恶，马可福音 2:1

0, 变得饥饿和口渴, 增长智慧和知识, 路加福音 2:52, 甚至死亡。再说一次, 这就是为什么圣经说道成肉身的神子可以同时支撑宇宙, 歌罗西书 1:17, 赦免罪恶, 马可福音 2:10, 以我们无法赦免的方式赦免罪恶。

这不是说, 杰克, 对不起, 兄弟, 你能原谅我吗? 不, 这就像, 伙计, 你的罪孽已被宽恕。为了让世界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 这是一个看不见的奇迹。耶稣说, 我会做一个看得见的奇迹。

拿起你的床走吧。这就是他赦免罪恶的方式。他赦免罪恶就像上帝赦免罪人一样。

与此同时, 这位支撑宇宙、赦免罪恶的神人也变得又饿又渴。约翰福音第 4 章中, 他坐在井边, 因为他旅途劳累。他的智慧和身量不断增长, 神和人的喜爱也与日俱增, 路加福音 2:52 中说, 他甚至可能死去, 而他也确实死了。

这就是为什么圣子在所有的行为和经历中都是道成肉身的主体, 涉及两种性质, 每种性质都有其独特之处。正如卡尔·巴特后来在道成肉身的圣子中表达的这一点: “当这个人用人类的语言说话时, 上帝自己在说话。当这个人作为人行动和受苦时, 上帝自己在行动和受苦。当这个人作为人取得胜利时, 上帝自己在胜利。” 教会教义4.2。

第五, 圣子获得了完整的人性, 包括理性的灵魂和身体。迦克墩坚持认为, 耶稣的人性, 要想成为完整的人性, 就必须不仅仅是一个身体。

它必须包含与我们类似的完整人类心理。迦克墩随后明确区分了人与灵魂, 并将灵魂定位为人性的一部分。在这样做的过程中, 它坚持“人基督论”, 而不仅仅是“肉体基督论”。

道并不只拥有人类的肉体, 而是拥有由肉体 and 灵魂组成的完整的人性。它拒绝了圣子取代人类灵魂的观点。圣子或圣言取代了它, 并含蓄地断言基督拥有人类的意志和思想, 并没有明确地说出来, 后来在教父基督论中才出现。

你可能想象得到，当有人不相信，当人们否认时，争议神学就会到处出现。它隐含地断言基督具有人类的意志和思想，尽管后者的断言直到 681 年第六次大公会议才被表述或正式化。简而言之，这五点抓住了迦克墩定义的核心。

尽管信经的权威性并不等同于圣经，但它却是一个陈述，阐明了我们必须承认、阐明和捍卫的关于基督身份的基本观点。作为一份忏悔声明，它确立了教会必须在其中进行神学研究的参数，以便准确地捕捉圣经中的耶稣。正如迦克墩的序言所言，它是在圣经和整个教父传统的背景下写成的。

正如格里尔迈尔所指出的，“很少有会议像迦克墩会议一样根植于传统，结束语。布朗承认，哈罗德·O·J·布朗（迦克墩会议定义引述）以这种方式成为我们衡量正统的标准，它对基督的神性或人性的肯定被拒绝。这意味着历史正统已被抛弃。迦克墩信经不是神学计划，而是一套超出其范围的限制。神学几乎不可避免地会堕落为怀疑论、不信或异端邪说。”布朗的书名为《*信经、会议和基督*》。

尽管如此，这一定义一直受到攻击，尤其是自启蒙时代以来。大多数攻击都是由于拒绝历史基督教并用其他世界观取而代之。然而，教会内部的一些人也批评了它，无论是天主教徒还是新教徒。

在结束教父基督论之前，让我们简要回顾一下其中的一些批评。首先，有人批评迦克墩派依赖希腊哲学思想，使用诸如ousia、apostasis等术语，如本质、存在、自然等等。批评者认为，由于这种影响，圣经教义被无意中扭曲，基督论沦为形而上学的推测。

出于多种原因，这种批评是不准确的。一方面，问题不在于使用圣经以外的哲学语言，因为所有神学研究都不可避免地会这样做。相反，问题在于这种语言，无论它来自哪个世纪，是否会导致对圣经语言和教义的扭曲。

另一方面，尽管迦克墩使用了 5 世纪的词汇，但使用方式却非常不希腊化。例如，正如所介绍的那样，希腊思想中没有任何地方区分自然与人。但教会区分了ousia（自然）和apostasis（人），因为圣经要求这样做。

此外，正如麦克劳德敏锐地指出的那样，迦克墩神学与希腊完全不同。引用唐纳德·麦克劳德的《基督之人》一书，希腊神学赞同神显的观念，即神以人的形式出现，以及神收养的观念，即神可以控制人类的个性。但迦克墩神学是化身的语言。

它讲述了一个神圣之人的化身。在这里，上帝自己进入了尘世的历史存在，因此我们可以说这个人是上帝之子，在这个特定的个体中，上帝过着真正的人类生活。这远远超出了神的显现和收养。

麦克劳德说，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非常不希腊的概念，引用得非常准确。但韦勒姆认为，这种批评更进一步，与上述反对意见有关，即是否有必要继续使用迦克墩使用的相同词语，或者我们是否可以用当代语言翻译 5 世纪的术语。这就是问题所在。

例如，是否有可能将apostasis和ousia以及支撑它们的形而上学翻译成更现代的词汇？理论上，大多数人会同意 MacLeod 的观点，认为这是可能的，正如他提醒我们的那样，将ousia、fusia和apostasis的语言带入我们自己的时代并不比将圣保罗的morphe、homoion和acone的语言带入我们自己的时代更困难。然而，翻译问题并不容易，尤其是当人们不仅仅是将旧术语翻译成新术语，而是真正改变术语的含义时。其次，迦克墩也被指责为二元论者。

它似乎将两种本性并列在一个人身上，每种本性都回归其自身的属性，保留其自身的属性，从而导致将耶稣存在的某些方面归因于他的人性，而将其他方面归因于他的神性，两者之间没有任何特定的关系。因此，例如，在无动于衷和不变性的情况下，利奥和许多其他人都肯定，耶稣，引用，在一种本性中能够死亡，而在另一种本性中不能死亡，引用结束。迦克墩教导说，历史上的耶稣有一种双重存在，既是神，又是人。

我们如何才能连贯地理解这一点？事实上，回答这个反对意见将带我们进入道成肉身神学的核心。如何回答这一批评可以区分各种基督论的表述。现在足可以说，迦克墩会议之所以必要，是为了避免各种异端尝试以非圣经的方式回答这个问题。

事实上，迦克墩宣言是对克服二元论的警告和警示。迦克墩宣言和圣经一样，都强调了圣子的统一性，圣子是神人，而圣子通过道成肉身而存在。他活着，他以两种本性存在。

圣经和迦克墩拒绝混合基督的双重本性，也拒绝放弃在这些本性中和通过这些本性行事的人的统一性。此外，正如麦克劳德所坚持的那样，迦克墩确实积极坚持耶稣作为人的存在统一性。它强调，虽然有两种本性，但只有一个位格或位格，即一个人。

这意味着，它强调统一性，而不是声称要解决问题，也不假装解释问题。换句话说，它尊重神秘性。我回到了出发点。

圣经揭示了两个巨大的奥秘：上帝三位一体和基督的二性。最后，迦克墩明确指出，我们必须像圣经一样肯定基督的一切行为都是人的行为。他是所有行为的代理人、所有话语的代言人，也是所有经历的主体。

因此，迦克墩没有将我们主的行为、言语和经历划分为两种性质。事实上，它试图公正地描述圣经对基督的描述，而没有完美地解决二元论。因此，它对所有试图这样做的人都是一警告。

解释奥秘就是逾越。如果真的有神启示的奥秘，我们就会做出肯定，排除错误，然后我们就会尊重我们自己的无知和圣经的悖论、奥秘和矛盾。我从来没有找到一个好的词来表达这一点。

第三，与二元论的指控类似，迦克墩经常被批评为尽管肯定了基督的完全人性，却仍是幻影说。这种指控从何而来？因为《信经》指出，基督是未被假定的人性，没有人格，即人性本质，即非人格的人性。反对者认为，如果基督拥有完整的人性，包括人的思想和意志，而这种人性不能像我们一样运作，也就是说，不能像我们作为人一样正常运作，那么赋予基督完整的人性，包括人的思想和意志，又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如何肯定耶稣这个人的自我激活特性，而不产生两个主体或两个人格，从而成为聂斯脱利异端的牺牲品？迦克墩否认基督具有人性，这难道不是对幻影说的默认吗？这种指控的核心是理解耶稣作为人的局限性，特别是他的知识和力量的局限性。

如果道成肉身的主体是神圣之子，请参见马可福音 13:32 和路加福音 2:52。我稍后会在系统学中讨论这个问题，但现在重要的是要记住，迦克墩对位格的肯定并不是说基督的人性中缺少任何东西，而是否认基督有两个主体，从而拒绝了聂斯脱利主义。没有一个单独的人。这就是重点。

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人性是非个人的。我不喜欢教会的说法，因为它从来就不是非个人的，它是不存在的，而从它在玛利亚子宫中存在的那一纳秒开始，它就因与圣言的结合而具有个人性。然而我理解他们的观点，但他们的观点导致了这种批评，而这种批评最终是不公正的。

肯定除了圣子之外还存在一个人，就意味着耶稣实际上并不是道成肉身的圣子，而只是一个对圣子特别友好的人。此外，鉴于迦克墩在本体论而非心理学意义上使用了人，这并不是在否认基督人类心理的完整性，因为这是他人本性的一部分。相反，迦克墩肯定了基督人类经历中唯一活跃的主体是神圣之子，因此真正的道成肉身已经发生。

那么，我喜欢“位格”吗？不，圣子的人性是非个人的。我不喜欢它，但我明白它的意思。上帝降临并居住在耶稣身上，而不是一个单独的人。

不，另一方面，他的人性从来都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也从来都不是非人性的，因为从一开始，他的个性就是神圣之子的个性，而神圣之子将真正的人性带给自己。因此，耶稣的人性是个人的。现在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个问题？EL Maskell 说得好，“迦克墩是真理，只是真理，但不是全部的真理。”

换句话说，迦克墩大会设定了参数，并设立了护栏，现在基督论的讨论就是在此护栏下进行的。但愿它能一直留在护栏内，护栏。等着瞧吧。

哦，天哪。归根结底，只有圣经才能作为我们的最终权威，但我们忽视了迦克墩派的定义，后果自负。我们需要根据迦克墩派的定义进一步反思圣经，事实上，这正是教会历史上随后几年发生的事情。

迦克墩会议并没有结束所有基督论的讨论。相反，它继续引导和指导人们在更多问题和挑战的背景下进行进一步的思考。至此，我对教父基督论的调查结束了。

我将对现代基督论做一点介绍。我会介绍一些背景，稍微偏离时间顺序，也许你会明白为什么。耶稣运动的生活。

19 世纪（当然，我们将更进一步到 18 世纪）对《圣经》的新态度（即批判态度）最明显的结果是，大量耶稣生平故事的出现。整个 19 世纪，人们对历史事物的兴趣急剧增加，历史方法论也取得了突破，而 18 世纪对这些问题却兴趣寥寥。

笛卡尔认为历史既没有哲学的确定性，也没有科学的精确性。被誉为当时最伟大的历史学家的伏尔泰，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研究哲学，直到最后才转向历史。康德不仅对历史不感兴趣，而且贬低历史。

19 世纪，这些态度发生了戏剧性的逆转。在黑格尔和马克思看来，历史成为研究哲学的手段。对黑格尔来说，历史展示了构成现实的理性原则是如何为我们的研究而展开的。

对于马克思来说，历史展现了决定所有社会的原则，并根据这些原则可以预测未来。尽管马克思自诩颠覆了黑格尔，但他对历史对人类理解的重要意义的的评价与黑格尔非常相似。这种革新反过来又刺激了人们寻找更可接受的研究方法，从而为该学科赢得尊重。

在冯·兰克这样的学者中，它导致了对原始资料的大力分析，对科学技术和客观性可以转移到历史分析中的信心，以及对人性能力的非凡信心。当然，问题在于，人类事务不像万有引力定律那样容易受到科学分析的影响。实证主义历史学家使用的所谓客观技术产生了多种多样的解释，这就像今天的科学家对万有引力如何起作用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一样令人尴尬。

然而，与此同时，对历史的新热情和新的历史研究技术也渗透到了神学中，并融入了对圣经的批判性研究。正是这种学科的交叉融合产生了耶稣文学的生命。然而，同样重要的是要注意这种文学蓬勃发展的氛围。

20 世纪初，阿道夫·哈纳克出版的《什么是基督教？》一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最恰当的表达。哈纳克的这本书以一种近乎悲剧性的感觉孕育而成，即对于大多数现代人来说，耶稣已经变得无关紧要。耶稣对他们来说就像他生活的时代一样无关紧要。

因此，哈纳克试图抓住基督教作为一种理念的意义。这种理念在耶稣身上和通过耶稣实现，但其本身并不由耶稣定义或局限于耶稣。这就是哈纳克分析的核心，也是新教自由主义的纲领。

基督教是历史的，因为它聚焦于耶稣，但它不是历史的，因为它的意义是由耶稣定义的。这种表述是出于辩护的动机，希望由此产生的基督教能够更容易地符合其施莱尔马赫文化蔑视者的假定规范。然而，有趣的是，哈纳克声称他是通过引用历史科学的方法得出结论的，而不是作为辩护者或宗教哲学家，事实上他并不知道这一点。

这是现代主义与生俱来的盲目性。在欧洲大陆和英国，写耶稣生平成为一种时尚。丹尼尔·鲍尔斯说，在维多利亚时代，这是一个迟早吸引所有类型作家（无论是虔诚的、激进的、教士的还是古怪的）的主题。

盖尔等人的新著名著作。在英国，JR·西利、理查德·汉森、FW·法拉和保守派阿尔弗雷德·埃德希姆的研究是流传较广的。阿尔伯特·史怀哲是主动终止该运动的人。

施魏策尔似乎是一个勉强的无神论者，但他是一位天才，拥有音乐、医学和神学博士学位，他曾前往非洲执行医疗任务，最终崇拜创世论。我最终成为一名泛神论者。在对主要在德国撰写的作品进行了彻底且有时乏味的审查后，他得出结论，作者对真实历史玩弄不清，将福音书的叙述解读为想象中的、理想化的耶稣形象。

事实上，这些研究中出现的耶稣与撰写这些研究的自由派作家非常相似，施韦策观察到，他们一定是在俯视人类历史的长河，并在底部看到了自己的面孔。他是个天才。他还得出结论，耶稣是假先知。

天才并不能拯救任何人。比较一下《哥林多前书》，没有多少天才得救。也许这放大了上帝的恩典，拯救了更多的凡人而不是天才，我不知道。

耶稣是“理性主义设计的人物，自由主义赋予其生命，现代神学披上了历史的外衣。”哦，天哪，他真好？这个人物现在“支离破碎，被具体的历史问题所打击”，导致这句话一半是历史的，一半是现代的。耶稣·史怀哲总结说，他永远无法满足激发他创作的神学期望。

施魏策尔指出的根本错误是，他认为耶稣如果打扮成现代人，意义会比保持原样更大。这场运动的真正意义并不在于它的历史发现。这些发现充其量只是微不足道的。

事实上，这一事业是一次精心尝试，旨在打破传统教条的束缚，一次以启蒙为前提的尝试。人们认为，历史是通往现实的钥匙。这是一个极其幼稚的假设，它在现实的坚硬岩石上失败了，施韦策毫不客气地宣布了它的失败。

这场运动的惨败给神学界造成了伤害。这个伤口至今仍未愈合。在下一讲中，我将开始讨论自由新教。

这是罗伯特·彼得森博士关于基督论的教学。这是第 5 节，教父基督论，第 4 部分，一性论和迦克墩会议。